



您为此书添加的 KINDLE 笔记: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语直译未删减版，独家收录《论自愿为奴》）（译林人文精选）

作者：古斯塔夫·勒庞、陈剑

免费 Kindle 极速预览：<http://z.cn/8eqmvuw>

76 条标注

标注（黄） | 位置 137

在缺乏法制或者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里，民主有时反倒成为社会的

标注（黄） | 位置 220

韦伯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三类政治权威。其一为法理性权威；其二为传统性权威；其三则是一种有赖于个人魅力的

标注（黄） | 位置 227

国家权力和征服者的权力往往建立在大众的想象力之上，要动员群体也必须在想象力上下

标注（黄） | 位置 229

民族主义离不开自然景观和历史叙述。换言之，对国土自然景观的讴歌和历史书写一向是民族主义表述的载体。[4] 这些都是把想象直接诉诸文字情感，以进一步激发大众的

标注（黄） | 位置 238

领袖人物或者其他有能力驾驭群体，重要的在于唤起想象力或者迎合群体的

标注（黄） | 位置 241

勒庞认为有三种“最基本、最明确的手段：断言、重复、传染。它们的作用相对缓慢，但一旦生效，却有着相当持久的

标注（黄） | 位置 299

群体无意识的行为取代个体有意识的行动，是当今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

标注（黄） | 位置 308

狂热的重大变革，才是对一个民族而言最致命的灾难，无论这些变革从理论上有多么

标注（黄） | 位置 348

历史上真正的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宏大规模和暴烈程度震撼我们的事件。唯一重要的变化，那种足以使文明更新的变化，发生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信仰当中。历史上令人难忘的重大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的无形变化所产生的可见效果

标注（黄） | 位置 351

当前这个时代，正是人类思想经历转变的关键时刻之一。两个基本因素构成了这种转变的基础。首先，我们文明的所有要素所赖以根植的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走向了毁灭。再者，随着现代科学与工业的各种发现，全新的生存条件和思想条件被创造了

标注（黄） | 位置 358

当我们悠久的信仰摇摇欲坠、土崩瓦解之际，当社会的古老柱石一根一根坍塌之时，群体的力量是唯一一股所向披靡、声势高涨的

标注（黄） | 位置 360

就在一个世纪以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治和君主间的对抗是激发事变的主要因素。民众的意见无关紧要，甚至通常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如今，政治传统、君主的个人倾向以及二者之间的对抗，反倒变得不再重要了。相反，群体的声音占据了优势。这声音向君王们发号施令，而君王们则对之言听计从。各民族的命运，不再决定于君王的会议上，而是酝酿于群体的心灵

标注（黄） | 位置 366

群体力量的逐渐生长，首先是通过某些观念的传播，这些观念慢慢地根植在人们的思想当中，然后个人逐渐结成社团，将理论观念变成

标注（黄） | 位置 373

群体不擅推理，却长于

标注（黄） | 位置 389

当文明所依赖的道德力量失去威力时，它的最终瓦解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所完成的，他们被确切地定义为野蛮人。创造和引领文明的，历来都是一小部分贵族知识分子，而不是群体。群体拥有的只是破坏力。他们的统治总是一段野蛮史。文明意味着稳固的制度、严明的戒律、从本能迈向理性的过程、对未来的预见、较高的文化程度，而这些条件正是群体本身所缺失的，于是他们也从未有能力来实现

标注（黄） | 位置 407

发现法律和制度对于群体的效力是多么微小；才会发现群体是多么没有能力拥有任何一点主见，除非那个意见是由别人强加给它的；想要领导群体，绝不能依靠那些纯粹建立在理论上的公正性原则，而是要寻找那些能打动他们、引诱他们的

标注（黄） | 位置 442

个体意识消失，思想与情感被引向某一确定的方向，是正在形成的群体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这并不总是需要有很多个体在同一时刻出现在同一地点。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体可以在某些时刻，在某些激烈的情感（比如重大国民事件）的影响下，获得心理群体的

标注（黄） | 位置 457

一切精神结构当中都蕴藏着多种性格的可能性，一旦环境突变，这些性格就会显露

标注（黄） | 位置 466

无论构成该群体的个体是什么人，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是相同还是不同，只要他们形成群体，他们就会获得一种集体心理，支配他们的感受、思考和行动，与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时感受、思考和行动的方式

标注（黄） | 位置 495

其一，群体当中的个体，仅仅由于人数的原因，会获得一种势不可挡的心理感受，这使他敢于放纵自己的本能；而在单独一人的时候，他是不得不对此加以抑制

标注（黄） | 位置 497

群体是匿名的，因此是免责的。对个体产生约束力的责任感在这里完全

标注（黄） | 位置 498

其二，

标注（黄） | 位置 499

传染性是一种很容易确认的现象，但并不容易解释，我们必须把它归并于一种催眠

标注（黄） | 位置 500

在一个群体中，所有的情感，所有的行为都是具有传染性的，这种传染性如此之强，以至于个体极其容易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

标注（黄） | 位置 502

其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它决定了身处群体的个体往往会表现出与他们作为孤立个体时截然相反的特点，我所说的就是：暗示

标注（黄） | 位置 511

在暗示作用的影响下，他会以不可抑制的狂热去执行某些行为。群体的狂热比被催眠者的狂热更无法抑制，因为所有的个体都受到了相同的暗示，这种暗示在他们的相互作用下，又变得更加强大

标注（黄） | 位置 515

自我意识的丧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情感和思想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趋于共同的方向，以及把所受到的暗示立刻转化为行动的倾向，这些就是群体中的个体所具有的主要

标注（黄） | 位置 529

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体，然而，从情感以及这些情感引发的行为来看，群体可以比个体表现得更好或者更差，这要看当时的情况。一切都取决于群体所受到的暗示是何种

标注（黄） | 位置 551

1.群体的冲动、易变和

标注（黄） | 位置 556

孤立的个体具有控制自身反应行为的能力，而群体则

标注（黄） | 位置 559

群体是极度多变的；也正是因此，我们看到群体会在转瞬之间从最血腥的残暴转变为最纯粹的宽容或英勇。群体极为容易变成刽子手，但也同样也极为容易成为

标注（黄） | 位置 568

群体不只是冲动和易变。他们不承认横亘在欲望与实现欲望之间的任何障碍，因为他们的数量之众，令他们觉得自己拥有无可抵挡的

标注（黄） | 位置 582

2.群体的易受暗示和

标注（黄） | 位置 593

群体是靠形象思考的，而一个被唤起的形象，又会唤起一系列与它毫无逻辑联系的其他

标注（黄） | 位置 599

群体当中的某一个体对事实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的关键

标注（黄） | 位置 625

不是骗术本身有多么神奇，而是外行的目击者所提供的报告有多么

标注（黄） | 位置 636

暗示的起点往往是某个人并不清晰的回忆所产生的幻觉，这个初始的幻觉在得到肯定之后，开始

标注（黄） | 位置 658

集体观察通常都是错误的，它们最经常表现为，由一个个体的简单幻觉，通过传染作用，影响到群体中的

标注（黄） | 位置 670

我们有兴趣了解的，是这些伟人被大众神话所创造出来的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传奇中的英雄，而绝非现实中的英雄

标注（黄） | 位置 683

3.群体情感的夸张与简单化 无论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是好是坏，它们都具有的双重特点就是：极为简单和极为

标注（黄） | 位置 692

在群体当中，愚蠢、无知和心怀嫉妒的人们摆脱了自身的卑微无能之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粗暴、短暂但巨大的力量

标注（黄） | 位置 709

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情感；提供给他们的意见、想法或者信仰，他们要么照单全收，要么全盘拒绝，不是视之为绝对真理，就是当作绝对谬论。于是，群体的信仰总是在暗示作用下被决定，而不是经由理性思考孕育而成。众所周知，宗教信仰是多么的偏执，它们对人们的思想产生的是怎样专制的

标注（黄） | 位置 721

群体对强权俯首称臣，却丝毫不为仁义善良所打动，仁慈对于他们而言只意味着软弱。他们从来不顺应温和仁厚的主子，而是俯首于严厉压榨他们的

标注（黄） | 位置 723

他们敢主动将被推翻的专制君主踩在脚底，那也是因为君主失去了权势，成为了他们毫不忌惮、可以尽情藐视的弱者中的

标注（黄） | 位置 729

群体深受无意识的支配，因此也特别屈从于千百年来世袭制度的影响，所以，他们无可避免地因循守旧。若对他们放任自流，他们很快就会厌倦混乱，本能地转变为

标注（黄） | 位置 734

群体的反复多变只作用在一些极其表层的事物上。事实上，他们的保守本性就像所有的原始人一样顽固。他们对传统的盲目崇拜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对所有能够改变他们基本生存状态的新鲜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无意识

标注（黄） | 位置 753

在群体当中，个人的利益极少会成为强大的动因，相反，在孤立的个体身上，它几乎是唯一的

标注（黄） | 位置 780

我们可将这些观念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受一时环境的影响，偶然且短暂出现的

标注（黄） | 位置 781

另一类属于基本观念，环境、遗传、舆论赋予其极强的

标注（黄） | 位置 805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种观念的等级价值是无关紧要的。值得关注的，是它所产生的

标注（黄） | 位置 830

把只存在表面关联的不同事物结合在一起，把特殊情况即刻一般化，这就是群体推理的

标注（黄） | 位置 840

推理能力在群体身上完全不起作用，而群体所表现出的想象力则异常强大、活跃，且极其容易被

标注（黄） | 位置 842

群体既没有思考能力也没有推理能力，于是不知道什么叫作不可能：不过，那些最不可能的事物，往往也就是最打动

标注（黄） | 位置 845

事实上，奇迹与传说才是其真正的支柱。在历史上，表象总是比真相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非真实总是比真实更占据

标注（黄） | 位置 855

征服者的权力和国家的威力，就建立在大众的想象力之上。要想引领群体，尤其要在这种想象力上下

标注（黄） | 位置 867

无论刺激群体想象力的是什麼，它都必然以一种激动人心、直截了当的形象出现，无需任何多余的解释，或者只需要辅以几个非凡或神秘的事实：大胜利、大奇迹、大罪行、大

标注（黄） | 位置 877

并不是事件本身会刺激群体的想象力，而是它们发生与呈现的方式。必须通过浓缩加工（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使它们形成浓烈的形象，占据并控制群体的大脑。谁了解激发群体想象力的艺术，谁就掌握了统治群体的

标注（黄） | 位置 890

崇拜想象当中高高在上的人，对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神奇力量充满恐惧，盲目服从于它的指令，不可能对它的教义提出异议，渴望将这些教义传播，倾向于将所有不接受它们的人都视为

标注（黄） | 位置 894

当一个人崇拜某个神灵，他还算不上有宗教虔诚，只有当他将所有思想的精力、所有意志的恭顺、所有幻想的狂热，统统奉献给某项事业或某个人，将其作为他全部思想与行动的目标和指南时，他才可谓是一个有宗教虔诚的人。偏执和狂热是宗教情感的必然

标注（黄） | 位置 983

自从人类存在以来，他们所关心的两件事就是：一、建立传统；二、当它所带来的好处用尽时，就努力摧毁之。没有传统，就没有文明；没有对传统的缓慢淘汰，就没有进步。困难在于，如何在稳定和变动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

标注（黄） | 位置 1009

拉维斯先生所言极是：“没有哪个政权，可以在一天中建成。政治和社会组织是需要历经数百年建设的事业；封建制度在形成自己的章法之前，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的混乱与摸索；绝对君权也是经历了数百年之后，才找到了统治的成规，而且在等待成型的阶段，同样也充满了

标注（黄） | 位置 1017

制度和政府是种族的产物。它们根本不是时代的创造者，它们是时代的作品。各民族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接受统治，而是出于其本性的需要。形成一种政治体制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改变它则又需要数百年。任何制度都不具有固有的

标注（黄） | 位置 1020

一个民族根本没有力量去真正改变自己的制度。的确，他们能够以暴力革命为代价，改变制度的名称，但其实质并没有改变。名称只不过是一些无用的标签，深入事物本质的历史学家们根本不会对它们加以

标注（黄） | 位置 1032

“丝毫不要考虑严谨对称，更多地是考虑方便实用；绝不单纯地因为不一致而去消除不一致；若非感觉到不满，就绝不改革；若要改革，就要彻底解决不满；只针对具体问题对症下药，绝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就是这些原则，从约翰国王时代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一直指导着我们二百五十年的议会作出

标注（黄） | 位置 1054

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心理学家，都已经毫不费力地证明，教育既不能令人变得更有道德，也不能使人更幸福，它无法改变人的本能和世代相传的

标注（黄） | 位置 1167

说理和论证都敌不过某些词语和套话。它们在群体面前被虔诚地提及；一听到这些词，人们立刻变得神情恭敬、俯首帖耳。很多人把它们视为自然的力量，甚至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群体心中唤起崇高而含糊的形象，正因其形象之含糊，反而增长了神秘的力量。它们仿佛隐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们只能诚惶诚恐地接近

标注（黄） | 位置 1196

词语的意义始终是变幻的、暂时的，它们随着时代，随着民族的不同而发生改变。所以，当我们想通过词语去影响群体，我们必须知道的是这些词语在当下对于群体的意义，而不是它们曾经的意义或对于其他心理状态下的个体才可能具有的

标注（黄） | 位置 1200

明智的托克维尔早在很久以前就指出，执政政府和帝国的工作其实就是用新的名称把绝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也就是将那些会让群众联想到不利形象的词语替换为另一些能够防止产生类似联想的新词。地租改名为土地税，盐赋改名为盐税，徭役改名为间接税，行会和商号所须缴纳的税款则被称为

标注（黄） | 位置 1203

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用受欢迎的、至少是无功无过的字眼，来替换掉那些已经让民众无法忍受的事物的

标注（黄） | 位置 1236

由于群体无论如何都需要幻觉，于是他们就像趋光的昆虫那样，出于本能地走向那些能够提供给他们幻觉的教唆者。民族的演化过程中最主要的因素从来不是真理，而是谬误。如果说社会主义在今天能够如此强大，那是因为它是唯一还存活着的幻觉。尽管有那么多科学的论证，但它依然在不停壮大中。它最核心的力量在于，它的捍卫者们完全无视现实，于是可以大胆地向人类承诺

标注（黄） | 位置 1396

群体的观点和信仰得到传播，从来不是依靠推理的作用，而往往是通过传染的机制来实现

标注（黄） | 位置 1430

名望的特性就是阻止我们看到事物的原本面目，彻底麻痹我们的判断力。人们对一切事情都想要一个现成的观点，群体总是如此，个体也常常难以

标注（黄） | 位置 1551

人类所遭遇的唯一真正的暴君，始终都来自死者的阴影，或人类自己编织的

标注（黄） | 位置 1554

当今的社会主义信仰尽管有着明显的破绽，但不妨碍它们赢得人心。与各种宗教信仰相比，它们真正的次等之处只在于：宗教信仰许诺的幸福理想只有在来世实现，没有人能够对它的现实性提出异议。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要在现世就得到落实，而对它的追求一旦开始，其许诺的空洞性就会暴露无遗，新信仰的权威也随即灰飞烟灭。所以，它的力量只能增长到信仰获胜、理论要付诸实践的那一天

标注（黄） | 位置 1566

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在表面的变化下寻找在旧日信仰之后依然继续存在的力量，并在变幻不停的意见之中，分辨出那些由普遍信仰和种族特性所决定的

标注（黄） | 位置 1583

第一，昔日的信仰在逐渐失去自身的权威，不像从前那样能够影响暂时意见的走向。普遍信仰的衰落为一大堆既无过去又无未来的个性化意见提供了场所。第二个原因是，群体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没有与之抗衡的力量。我们在群体身上所观察到的观念的极端多变性，也因此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第三个原因是报业当下的传播，它们不断将截然对立的观点摆在群体面前。这当中每一种意见所可能产生的暗示作用都会立刻被其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所破坏。结果就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并且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它们还没有来得及被推广成为普遍观念，就已然
